

# 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卷之五

<p> 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，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於婴儿。 御注曰：雄以刚胜物雌柔静而已。圣人之智知所以胜物矣，而自处於柔静，万物皆往，资焉而不匮，故为天下溪。溪下而流水所赴焉，盖不用壮而持之以谦，则德与性常合而不离，是谓全德，故曰常德不离，复归於婴儿。气和而不暴，性醇而未散，婴儿也。孟子曰：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 臣义曰：雄以阳故动而刚，雌以阴故静而柔，夫动则向於有为，静则本乎有守。动而不失其静，故知其雄而动以时也。惟静可以制动，故其守在雌，而不以刚胜。雌静而下人故为群动之所归，如彼溪者，纳流资物，不见其乏，德至有常，一而不离，静之至也，复归於婴儿者，德复同於初矣。 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於无极。 御注曰：白以况德之着，黑以况道之复。圣人自昭明德，而默与道会，无有一疵，天下是则是效，乐推而不厌，故为天下式。正而不妄，信如四时，无或差忒，若是者难终难穷，未始有极也。故曰常德不忒，复归於无极。《书》於《洪范》言王道曰归其有极，老氏言为天下式，曰复归於无极。极，中也。有极者，德之见於事，以中为至。无极者，德之复於道不可致也。 臣义曰：白之为色，未受采也，照以天光，昭然而明。黑之为色，不可变也，复乎玄冥，默然而契。故黑在所守，而白不可不知也。知白而守黑，则虚己而不自用其明，致一而有以契乎道。以是为式，久而不差，如彼寒暑，天运不武。故复归於无极，谓之有极，则不离乎中，谓之无极，则无所不至。无所不至，复乎道者然也。 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於朴。 御注曰：性命之外，无非物也。世之人以得为荣，以失为辱，以泰为荣，以约为辱。惟圣人为能荣辱一视，而无取舍之心。然不志於期费，而以约为纪，亦虚而已，故为天下谷。谷，虚而能受，应而不藏，德至於此，则至矣尽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故曰常德乃足。朴者道之全体，复归於朴，乃能备道。夫孤寡不谷，而王公自以为称，故抱朴而天下宾。 臣义曰：圣人虚己以应世，知物之为荣，而

不见可欲，其守在辱，而不为物先，不为动始，应於彼而已，故为天下谷。其体中虚，其应无穷，德至於此，足以贍足万物，而不见终始，德之足也。朴者，物之全，道之体也，备道然后可以返朴。朴散则为器，御注曰：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有形名焉，有分守焉，道则全，天与人合而为一，器则散，天与人离而为二。臣义曰：物以混全为朴，适用为器，朴散则判道之全，为器则物为之用。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。御注曰：道之全，圣人以治身。道之散，圣人以用天下。有形之可名，有分之可守，故分职率属，而天下理。此之谓官长。《易》曰：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，与此同义。臣义曰：道全於朴，性之一也，器殊而用异，材之别也。圣人分职帅属，为之官长，在乎善器使也。故大制不割。御注曰：化而裁之，存乎变，刻雕众形，而不为巧。臣义曰：圣人因人材而器使之，以为百官之长，而圣人无为以制天下，而无所用其力。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，吾见其不得已。御注曰：天下，大物也。有大物者，不可以物，物而不物，故能物物。明乎物物者之非物，而无以天下为者，若可以寄托天下。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则用智而恃力，失之远矣。是以圣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，秦失之强，殆谓是欤！臣义曰：有所取，则物或夺之，有所为，则物或败之，天下谓之神器，非有心者之所能取，非有力者之所能为。圣人无心而复乎无为，故天下乐推而不厌。天下神器，御注曰：制於形数，囿於方体，而域於覆载之两间，器也。立乎不测，行乎无方，为之者败，执之者失，故谓之神器。臣义曰：谓之神，非有形也，谓之器，非无形也，有形无形，皆不可得，惟体道者得。惟体道者得之，非智力所能为，所能执也。不可为也。御注曰：宰制万物，役使群动，必有不器者焉，然后天下治。故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。臣义曰：墮於器，故为不器者所用为之以无为，故天下为之用。为者败之，御注曰：能为而不能无为，则智有所困。《庄子》曰：多知为败。臣义曰：为之以力，则力必竭，故困，困斯败。执者失之。御注曰：道之贵者时，执而不化，则失时之行，是谓违道。臣义曰：时徙不留，道与之化，执而不通，失时之利。故物或行或随，或嘘或吹，或强或赢，或载或

隳。御注曰：万物之理，或行或随，若日月之往来。或嘘或吹，若四时之相代。或强或赢，若五行之王废。或载或集，若草木之开落。役於时而制於数，固未免乎累，惟圣人为能不累於物，而独立於万物之上。独往独来，是谓独有。独有之人，是谓至贵。故运神器而有余裕，物态不齐，而吾心常一。臣义曰：有行则有随，有嘘则有吹，有强则有赢，有载则有隳，物理之固然也。惟圣人不累於物，而独立其上，故不与物迁徙，而善运神器。是以圣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御注曰：圣人睹万物之变迁，知满假之多累，故无益生，无侈性，无泰至，游乎券内而已。若是则岂有为者之败，执者之失乎？故曰繁文饰貌无益於治。臣义曰：圣人知行随吹嘘强赢载隳不一之物理，故知甚则变，奢则窘，泰则否，故务去之，而无满假之累。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。御注曰：三军五兵之运，德之末也。末者，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。以道佐人主者，务本而已，故不以兵强天下。臣义曰：兵，凶器也，所以辅德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故为德之末，非尧舜之道，不敢陈於王前，故当以道佐主。其事好还。御注曰：孟子所谓反乎尔者。臣义曰：强必弱，其势然也。况以兵取强於天下，其能终强耶。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御注曰：下夺民力，故荆棘生焉。上违天时，故有凶年。《诗》曰：绥万邦，屡丰年。绥万邦，则人和矣，人和则天地之和应。臣义曰：师之所处，破亡民业，故荆棘生。大军之后，杀气伤天和，故阴阳乖而凶年至。故善者果而已矣，不敢以取强焉。御注曰：事求可，功求成，用力少，见功多者，圣人之道。以强胜人，是谓凶德，故师克在和不在众。臣义曰：勇於强取必胜者，众人之所谓果，不敢取强，而果於勿矜勿伐勿骄，不得已而已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强。御注曰：绿於不得已之类，圣人之道，故师以中而吉，以正而无咎，不得已而后应，功求成而已。自矜则不长，自伐则无功，自骄则不足观也已。体此四者，所以成而勿强。臣义曰：果於勿矜，故足以成能。果於勿伐，故足以成功。果於勿骄，故不盈而善胜。果於不得已，故不轻而善动。其果如此，故能有成，何以强为。物壮则老，御注曰：夏长秋杀之化可见

已。臣义曰：盛则有衰，物化如此。是谓非道。御注曰：道无终始，不与物化。臣义曰：道以柔弱为用，故亘古今而不变，物以强自累，其生非道故也。非道早已。御注曰：外乎道，则有壮老之异。臣义曰：形非道不生，外乎道，故早已。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御注曰：吉事有祥，兵，凶器也，故曰不祥。兵戢而时动，有道者耀德不观兵，故不处。臣义曰：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，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，器之不祥如此，故为物恶，有道者不处也。是以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。御注曰：左为阳而主生，右为阴而司杀，阳为德，阴为刑，君子贵德而畏刑，故曰非君子之器。臣义曰：阳以生为德，故贵左。阴以杀为刑，故贵右。尚杀，故为不祥之器。尚德，故为君子之器。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，故不美也。若美必乐之。乐之者，是乐杀人也。御注曰：禁暴救乱，逼而后动，故不得已。无心於胜物，故曰恬淡为上。无必於胜物，则兵非所乐也，故不美。臣义曰：杀以止杀，岂得已也。兵非所乐，故不美。不美，故以恬淡为上。乐杀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御注曰：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。安其危而利其灾，乐其所以亡者，怨之所归，祸之所集也。臣义曰：乐於杀人，不仁甚矣。不仁故嗜杀，而人无所向生，故为怨祸之府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是以偏将军处左，上将军处右。言居上势则以丧礼处之。杀人众多，以悲哀泣之。战胜，以丧礼处之。御注曰：《易》以师为毒天下，虽战而胜，必有被其毒者，故居上势与战胜者，以丧礼处之。臣义曰：仁人之於天下，无彼我之异，无远近之殊，一视同仁，故恶佳兵为不祥之器，以哀礼处军。杀人众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战胜以哀礼处之，岂得已而用之也。道常无名。御注曰：道者，天地之始，岂得而名？臣义曰：生天生地者，道也，道常於无，何名之有。朴虽小，天下莫能臣。御注曰：朴以喻道之全体，形名而降，大则制小，道之全体，不离於性，小而辨物，庄周所谓其有真君存焉。臣义曰：道未散於形器，故曰朴。朴妙而小，万物莫不尊之，其孰能臣。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宾。御注曰：道足以为物之主，则物将自宾。庄子曰：素朴而民性得矣，服万物而不

以威刑，几是已。臣义曰：道之朴，浑全於一者也，侯王致而守之，以为天下正，则物不召而自至。复於无者，道也。向於有者，物也。故道为物主，而物服於道而归之，故为宾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，而自均。御注曰：纯素之道，守而勿失，匪特物将自宾，上际於天，下蟠於地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则交通成和，而万物咸被其泽。甘露者，天地之和气。《传》曰：帝王之德，上及太清，下及太宁，中及万灵，则甘露降。臣义曰：侯王得一而守之，所以调和天人之际，使之无间，故天地之交感，阴阳和应，甘露之降，均於天下，孰使之然哉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。夫亦将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御注曰：大道之序，五变而形名可举，有形之可名，则道降德衰，浇淳散朴，而莫之止。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患，不仁之人，决性命之情，而饗富贵。圣人不然，始制有名，则不随物迁，淡然自足，孰能危之？故云知止不殆。臣义曰：道全於一为朴，朴之始制有名，名起於一，自一之万，而物莫不有名。正其名，顺其理，斯可以知止矣。泥名著有，随物迁徙，往而不反，涉世累之患，忘性命之真，而失其所安，岂不殆哉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由川谷之与江海也。御注曰：天下，一性也。道之在天下，以性而合，由川谷之与江海，以水而聚，同焉者得，类焉者应，圣人之临往，何为哉？因性而已矣。臣义曰：性，一也，出乎道之大全，则性与道皆冥於一，散为川谷，会为江海，水何有异。知人者智，御注曰：《传》曰：智如目也，能见百步之外，内不能自见其睫。察人之邪正，若辨白黑，是智之事知人而已。臣义曰：私己见以知人，而得人之审，故曰智。智虽因於天，而有人为预焉。故於己之见则昧。自知者明。御注曰：《易》曰：复以自知，《传》曰：内视之谓明，智以知人，则与接为构，日以心国，复以自知者，静而反本，自见而已，天地之鉴也，万物之照也。臣义曰：知物则逐妄，自知则返本，返本则虚一而静，惟静故明，足以鉴天地，照万物。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御注曰：至人尚德而不尚力，务自胜而不务胜人。智者诈愚，勇者若怯，此胜人也。而所恃者力。胜己之私，以直养而无害者，自胜也。出则独立不惧，处则遁世无闷，无往而不胜，所以为强。臣义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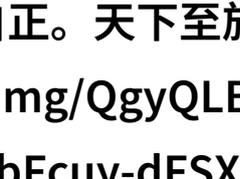
：以力为胜，胜人者也。以强为胜，自胜者也。胜人则人有时而不胜，自胜则物莫能敌，故为之强。嗜欲之至，利害之摩，威武之所临，富贵之所诱，贫贱之窘，死生之迫，无所动其心，此所谓自胜也。知足者富，御注曰：有万不同之谓富，知足者务内游而取足於身，万物皆备，国财并焉。臣义曰：不自足者，歉然求之无厌，而未始有足也。足於我而无待於外，富孰加焉。强行者有志。御注曰：自强不息，斯志於道。臣义曰：强於自胜，行而不息，有志於道者如此。不失其所者久，御注曰：立不易方，故能久於其道。与时推移，与物转徙者，可暂而已。臣义曰：抱一不离，气守不乱，神全而游夫物初，故复乎道常。死而不亡者寿。御注曰：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归，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圣人通乎昼夜之道，而知死之未始异於生，故其形化，其神不亡，与天地并，而莫知其极，非寿而何？此篇之义，始於知人，所以穷理，中於知足，所以尽性，终於不亡，所以至於命，则造化在我。非夫无古无今，而入於不死不生者，孰能与此？臣义曰：有生斯有死，有死则有生，死生犹朝暮之变尔。物之出入於变化者，皆然也。圣人达死生之变，通昼夜之理，虽形体顺变，而性觉湛然，莫知其极。蔽蒙之人，迷愚抱执则虽生也其犹死尔。达观忘形神全於一，不见终始，虽云其死，孰知其亡，故曰寿。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御注曰：泛兮无所系轅，故动静不失，往来不穷，左之右之，而无不可。臣义曰：道无乎不在，故泛然无所不之，左之右之，何系之有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不居。御注曰：往者资之，求者与之，万物自形自化，自智自力，而不居其功。譬彼四时，功成者去。臣义曰：庄周曰：形非道不生，则道者万物所恃以生者也。道生万物，而未始或辞，生其所自生，成其所自成，何功之居。衣被万物而不为主，故常无欲，可名於小矣。万物归焉而不知主，可名於大矣。御注曰：道复於至幽则小，而与物辨；显於至变则大，而与物交。与物辨，故常无欲，与物交，故万物归焉。覆露乎万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，故不为主。鼓舞乎群众，而莫窥其归往之迹，故不知主。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，云可名者，道之及乎物者尔。臣义曰：道遍覆於万物，而藏於至无，未始出而主之

也，故曰不为主。常无欲，则与物辨而复於至幽，故名於小矣。万物鼓舞於道，而为之归往，未始知其所以为主也，与物交而显於至变，而物所不能知，故可名於大。不为主者，道也，不知主者，物也，物不足以知道，而所可见者，大而无方尔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御注曰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故业大而富有，孟子曰：大而化之之谓圣。夫大而能化，则岂有为大之累，所以能成其大。臣义曰：道以不为主，故万物归往焉而不知，故可名於大。是故圣人不自大，所以能成其大者，体道故也。执大象，天下往。御注曰：象如天之垂象，无为也，运之以健，无言也，示之以文。圣人之御世，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而民归之如父母，故曰执大象，天下往。臣义曰：大则有形，象则有像，故以执言之。圣道无为，夫何所执。出而经世，则道之所运，文之所示，盖有象焉，执其象而不示之以迹，而天下化其道，故为天下之所归往。其象也本乎道，故谓之大。往而不害，御注曰：阴阳和静，鬼神不扰，群生不伤，万物不夭，民虽有知，无所用之，何害之有？臣义曰：天下归往，则投迹者众。以迹治之，所以为害。圣人无为於上，而遂万物之自然，诱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生，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得，使天地之间幽之阴阳鬼神、明之群生万民，各适其性，无所往而不利，故曰不害。安平泰。御注曰：安则无危亡之忧，平则无险陂之患，泰者通而治也。臣义曰：往而不害，则无所往而不自安，安则底於平而同於道，是道之泰也，故安而后平，平而后泰。乐与饵，过客止。御注曰：悦声与味者，世之人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，故止。臣义曰：乐以声感人，饵以味悦口，以其所美，感移於人，而心为之留，其不能自解如此。道之出言，淡乎其无味。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可既。御注曰：味之所味者尝矣，而味味者未尝呈，故淡乎其无味。色之所色者彰矣，而色色者未尝显，故视之不足见。声之所声者闻矣，而声声者未尝发，故听之不足闻。若是者，能苦能甘，能玄能黄，能宫能商，无知也而无不知也，无能也而无不能也，故用之不可既。臣义曰：至道无味无见无闻，而复乎至无，以无应有，从体起用，故用之不既。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。将欲弱之，必固

强之。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。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御注曰：阴阳相照，相盖相治，四时相代，相生相杀，万物之理，人伦之传，其敛散也，其盛衰也，其愤起也，其亏盈也，几常发於至微而莫睹其朕，惟研几之圣人得先见之吉，贤者殆庶几而已。阳盛於夏，而阴生於午，阴凝於冬，而阳生於子。句践欲弊吴，而劝之伐齐，智伯欲袭仇由，而遗之广车。此圣人所以履霜而知坚冰之至，消息满虚，不位乎其形，故勇者不能弱，智者不能夺。臣义曰：阴阳之运，万物之理，其盛衰强弱，盈亏成败，旋环无已，必有几焉，发於至微。圣人研几，得乎先见，故能微明。是以固张以歛其张，固强以弱其强。以彼兴之不义也，又固兴之，则势自废也。以彼取之不善也，又固与之，则势自夺也。然则刚强在彼，柔弱在此，而强者必折，理之自然也。圣人所以酬酢万变，成天下之务，而物莫知其所由然者，以此道也。是谓微明。御注曰：其未兆为微，而其理为甚着，扬雄曰：水息渊，木消枝，贤人睹而众莫知。臣义曰：无形之中，独见有焉，其微如此，而万物之理，藏乎其间。研几先见，探赜得之，盖已甚明。贤人功用同乎造化，而众何以知。歛张弱强，废兴与夺，微明如此。柔之胜刚，弱之胜强。御注曰：积众小不胜为大胜者，惟圣人能之。经曰：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。《庄子》外篇论夔虱风之相怜曰：指我则胜我，犹我则胜我，而折大木，隳大屋者，惟我能也。臣义曰：以刚胜刚，其刚必折，以强制强，其强交伤。柔则不争，而物莫与之争。弱则不敌，而物莫与之敌。故刚之与强，反为柔弱之所胜，理势然也。鱼不可脱於渊，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御注曰：渊者，鱼之所以藏其身，利器者，国之所以制人。吞舟之鱼，矧而失水，则蚁能苦之，故不可脱於渊。君见赏者则人臣用其势，君见罚者则人臣乘其威，赏罚者治之具，且不可示，况治之道乎？圣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，非用其强也，盖有妙道焉。能穷海内而无智名，威服万物而无勇功，不务於胜物，而得常胜之道。阳开阴闭，变化无穷，驭群臣，运天下，而莫之测，故制人而不制於人。本在於上，要在於主，而天下治。臣义曰：鱼以深渊藏其身，脱於渊则制於人，国以利器藏其用，示於人测不能制人。圣人运化机於不测，干至

权以适变，宰制天下，役使群动，而神德妙道，物莫得窥其涯略，至於智名勇功，不可得而形容，则赏罚治具，孰得有倒持之患。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御注曰：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臣义曰：道常无为者，道之体也。而无不为者，道之用也。道不为而自然付当万物，而无不为也。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化。御注曰：鉴水之与形接也，不设智故，而物之方圆曲直不能逃也。侯王守道以御世，出为无为之境，而为出於无为，化贷万物，而万物化之，若性之自为，而不知为之者，故曰自化。臣义曰：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侯王体道法天，治之以无为，而不废其所为，见其无不为，而实未尝为，因物之理，乘时之适，我何为哉，道为之守尔。我以道化万物，而万物化其道，而莫知其为之者，故曰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御注曰：《孟子》曰：待文王而后兴者，凡民也。民惟上之从化，而欲作则离道以善，险德以行，将去性而从心，不足以定天下，惟道无名，朴而未散，故作者镇焉。救催者莫若忠，为是故也。臣义曰：上以道化天下，万物化上所守之道，而不知其所以化，亦将复乎性命之常，而同然皆生於无为之域，故谓之化。作则有为也，欲作则将向乎有为，而流於伪。以无名之朴，镇定其志，泯其欲作之妄，而俱复乎天性之浑全。无名之朴，亦将不欲。御注曰：季真之莫为，在物一曲，古之道术，有在於是者。虽然：寡能备天地之体，故亦将不欲，此老氏所以祛其惑，解其蔽。臣义曰：道，强名也，忘其所守之总，松其欲作之心，谓之无名之朴。无名之朴，亦将不欲，则不欲之欲，且又忘矣。忘其所忘，所以反乎无物。物我元同，何欲之有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御注曰：水静则平户准，大匠取法焉。不欲以静，则不失其正，先自矣，故天下将自正。《易》曰：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乾道变化，则无为也，各正性命，则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也。以道治天下，至於各正性命，此之谓治之至。臣义曰：不欲则心复於无，以静则虚一而正，先自正矣，故天下将自正。天下至於各正性命，道治之极致也。



</pdf/894-宋徽宗>

[道德真经解义卷之五.pdf" rel="external nofollow" download="894-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卷之五.pdf" target="\\_blank">下载本文pdf文件</a></p>](#)